

中國文學基本叢書

詳註經史百家雜鈔

四

詳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奏議之屬二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言宜帝初即大位。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

鬱於胸。譽詠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勸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

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

古絕字

者不可復贖。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

吏則不然。上下相毆。

同

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

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

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同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練而周内。

同

之。蓋秦當

去聲

之。成雖咎

同

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

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始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

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

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卵不毀。

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

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註釋

無知二句

無知。齊之諸公子。載其君襄公而自驪姬。二句。驪姬。晉獻公之妃。欲立其子奚齊。謂太子。

申生殺之公子重耳出奔狄在趙王趙王名如意漢高帝子封諸呂外十九年復歸于晉是為文公趙王趙王後為呂后所敗諸呂見陳琳恕推己以昭帝

武帝少子左昌邑昌邑王賀武帝大將軍亡義三句謂廢昌邑王十失飾辭以視之飾辭以視之

不死之藥使太子監軍與用治獄之吏求還也不經謂如治王之鍛鍊周內謂周內于律

誣服以求免指道以明之若情之實然欲也銀鍊謂如治王之鍛鍊周內謂周內于律

當謂處文致入罪也山數四句見左

賈捐之罷珠厓對漢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帝與有司議大發兵捐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拳卷請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

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

西被流沙東漸音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請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

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

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

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

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以上言三代不窮地而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

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_{音頓}以來。數為邊害。藉兵厲馬。因富民以擻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_{音菟}樂浪_{音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_{音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_{以上言孝文偃武孝武窮兵}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捐捐之忿。欲驅士衆。擗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路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頗韜頗獨居一海之中。霧露

氣淫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屋有珠犀璠璫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登猶魚鱉。何足貪也。以上言珠屋不足貪。臣竊以往者美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夢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屋。專用恤關東為憂。

註釋

卷卷 勤也 故孔子三句

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流沙。今蒙

齊地。漸也。朔方。暨也。武丁。殷高宗。江。國名。今河南正陽。黃。國名。今河南潢川。氏。羌。皆西

荆楚之。朔方。漢郡名。今內蒙。越裳氏。越裳古國名。在南征句。周昭王南巡。將反。濟漢。漢

膠液解。齊桓公。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王溺死。齊桓公。恒公為首丘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見左傳。孔子定其文。夷狄之國。雖

大自稱王者。闕越。今福建省。本周時七閩地。太原。秦郡名。今山西舊太原。汾州。二府。民皆取為子。闕越。後為越人所居。故曰闕越。太原。及舊保德。平定。忻州。等處。皆是。

賦四十二句。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探。追計其平城。見論。伐冒頓。漢初匈奴。奴。攘

却安息。漢西域國名。碣石。境或云在今直隸昌黎縣。玄菟。即名。今朝鮮。樂浪。郡名。今朝鮮。八郡

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亭。置。塞上險要處。築牆。淮南王。名安。武帝元符三。公孫勇。武帝征

九真。日南。儋耳。珠厓。亭。置。塞上險要處。築牆。淮南王。名安。武帝元符三。公孫勇。武帝征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時充國擊叛羌。欲以威信招降。罕罕。先誅先零。羌廷議以為不先破罕罕。先零未可圖。詔書責讓充國。充國乃上書陳利害。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

罕本宗

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

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音罕音豪雕庫宣天子

至德罕升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音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前輩騎五

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

誠非陛下本計也

以上言不宜舍先零而擊罕

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

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

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

為不便

以上言罕縱為寇宜致之使來不宜往攻

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升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

忘同恐漢兵至而罕升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升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

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

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

繇同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以上言先零必致罕之急解仇結黨臣

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

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同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升之屬不

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升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其利惟陛下裁察

註釋

安國

謂義渠

罕

羌之一種

開

羌之一種

雕庫

漢書趙充國傳初罕開

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叩

首

之

阻石

之

阻石

留

謂依阻山之木

敦煌

即名今甘肅敦煌縣是其郡治

酒泉

郡名今甘肅酒泉縣東北

莫須

羌名

之

阻石

之

阻石

之

阻石

之

阻石

山木

謂依阻山之木

敦煌

即名今甘肅敦煌縣是其郡治

酒泉

郡名今甘肅酒泉縣東北

莫須

羌名

之

阻石

之

阻石

之

阻石

之

阻石

趙充國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

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

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完古他夷卒同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

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以上月頃錢穀太多計度

臨羌東至浩音疊音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

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

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陬音治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

田事出賦人二十畝古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取內馬什二就

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

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以上罷騎兵留步兵屯田發郡騎為游兵以護田者

註釋

臨羌地名故城在今甘肅西寧縣西浩亶地名漢置縣在今碾伯縣東淮陽郡名故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汝南

郡名今河南舊汝寧陳州二府及安徽舊潁州府是其地湟陜湟水即青海鮮水即青田事出謂至春人賦謂頌也伉倅

剽也什二千騎則與副金城今甘肅舊蘭州西寧二府地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

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音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

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美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

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以上言屯田而羌可瓦解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

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

得歸肥饒之墜古地名貧破其衆以成美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軍馬一月之食度音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

臨羌以賑同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

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音墜之患坐得必

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同九

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宅變之憂十也治湟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
信同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

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通策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註釋

薦草

六畜所食曰薦

受言

謂受充國之言

校

一部為一校

河湟

河黃河湟

湟水即西

傳世句

可以傳世

乘危句

言必不勝

離也

謂折衝之具

乘危句

言必不勝

離也

遺瘡

手足所生

寒瘡也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音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

凍旱

同并

莫須

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

畔還者不絕

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

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暮月而望

以上言先零破

散為期不遠

竊見北邊自敦

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

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

同塹壘木樵

同校聯不絕便兵警

飭鬪具烽火幸通欽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

同擒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

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

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

以上言屯兵防

守之法可恃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

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

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利空內自罷同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同蠻

夷也以上言虜為小寇不足患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中亦未可空如是緣役復發也且匈奴不

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滄古瞻字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

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同嚮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

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以上言緣役不宜復發轉運不宜多費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

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嫌得避嫌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

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

誅令臣數得孰同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註釋 罕开莫須敦煌見陳兵利害書遠東即名今奉水樵為高樓以校聯句校謂用木自相

瓦解其處各于其處自瓦解即今同是俱不能止湟中湟水左右先之烏桓東胡種澹給臨衆人

雖其前辭二句按宣帝詔書有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

五年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不逾苟且分別大小开故大小开有此言也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

不言。念忠臣雖在訓訓同。故猶不忘君。倦同倦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

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以上未

誠。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

來儀。擊石拊音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音運音衆賢。罔不

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歸穆清。

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

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音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

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同我釐音釐。言四方皆

來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以上虞周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

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音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

詩曰。歛歛訛音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

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音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咎音咎。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音山。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

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

為陵哀今之人胡潛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音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音崩隳音隳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音鵠退飛多麋有蜮蜚音蜮鸛音鸛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音螽蝻音蝻螟音螟蠹音蠹牛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音貿侯音侯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以上哀周非氣致庚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庾乖刺音刺更相讒惡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惑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

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以上言時多邪，災異稠疊。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音鄙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應音應，應見音現，津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迷道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

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古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

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

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

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音

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

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

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以上言疑賢人為朋黨故讒邪並進今佞邪與賢臣並在文戰

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欲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

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

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

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

省災異之禍，以按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音敗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

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

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

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以上請誅邪佞去讒

肺相附著猶
言心贊也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邛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
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搆同攬字城郭之兵。
出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奪飲同侯之旗。斬邛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
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惕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邛支已誅。且喜且
懼。鄉同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
焉。以上未延壽湯之功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音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音嘽嘽嘽。
如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
諸不順者皆束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
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
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
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
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以上言功大於方吉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
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屋同